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鬼神傳 第十六回 倪太守謙 古稀餘九 受納偏房 結子聯成

話說國朝永樂年間，北直順天府香河縣，有個倪太守，雙名守謙，字益之。家累千金，肥田美宅。夫人陳氏，單生一子，名曰善繼，長大婚娶之後，陳夫人身故。倪太守罷官歸居，雖然年老，只落得精神健旺。凡收租放債之事，件件關心，不肯安閒享用。其年七十九歲，倪善繼對老子說道：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。父親今年七十九，明年八十齊頭了，何不把家事交卸孩兒掌管，吃些現成茶飯豈不為美。」老子搖著頭，說出幾句道：「在一日，管一日。替你心，替你力，掙些利錢穿共吃。直待兩腳壁立直，那時不關我事得。」每年十月間，倪太守親往莊上收租，整月的住下。莊戶人家，肥雞美酒，盡他受用。那一年，又去住了幾日。偶然一日，午後無事，繞莊閒步，觀看野景。忽然見一個女子同著一個白髮婆婆，向溪邊石上搗衣。那女子雖然村莊打扮，頗有幾分姿色：

髮同漆黑，眼若波明。纖纖十指似裁蔥。曲曲雙眉如抹黛。隨常布帛，俏身軀著綾羅。點景野花，美丰儀不須釵鈿。五短身材偏有趣，二八年紀正當時。

倪太守老興勃發，看得呆了。那女子搗衣已畢，隨著老婆婆而走。那老兒留心觀看，只見他走過數家，進一個小白籬笆門內去了。倪太守連忙轉身，喚管莊的來，對他說如此如此，教他：「訪那女子腳跟，曾否許人？若是沒有人家時，我要娶他為妾，未知他肯否？」管莊的巴不得奉承家主。領命便走。原來那女子姓梅，父親也是個府學秀才。因幼年父母雙亡，在外婆身邊居住。年一十七歲，尚未許人。管莊的訪得的實了，就與那婆婆說：「我家老爺見你女孫兒生得齊整，意欲聘為偏房。雖說是做小，老奶奶去世已久，上面並無人拘管。嫁得成時，豐衣足食，自不須說。連你老人家年常衣服茶米，都是我家照顧。臨終還得個好斷送，只怕你老人家沒福。」老婆婆聽得花錦似一片說話，即時依允。也是姻緣前定，一說便成。管莊的回覆了倪太守，太守大喜。講定財禮，討皇歷看個吉日，又恐兒子阻擋，就在莊上行聘，莊上做親。成親之夜，一老一少，端的好看。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一個烏紗白髮，一個綠鬢紅妝。枯藤纏樹嫩花香，好似奶公相傍。

一個心中淒楚，一個暗地驚慌。只愁那話忒郎當，雙手扶持不上。

當夜倪太守抖擻精神，勾消了姻緣簿上，真個是：

恩愛莫忘今夜好，風光不減少年時。

過了三朝，喚乘轎子抬那梅氏回宅，與兒子、媳婦相見。闔宅男婦，都來磕頭，稱為「小奶奶。」倪太守把些布帛賞與眾人，各各歡喜。只有那倪善繼心中不樂，面前雖不言語，背後夫妻兩口兒議說道：「這老人忒沒正經，一把年紀，風燈之燭，做事也須料個前後。知道五年十年在世，卻去乾這樣不不當的事。討的花枝般的女兒，自家也得精神對付他，終不然擔誤他在那裡，有名無實。還有一件，多少人家老漢身邊有了少婦，支持不過，那少婦熬不得，走了野路，出乖露丑，為家門之玷。還有一件，那少婦跟隨老漢，分明似出外度荒年一般，等得年時成熟，他便去了。平時偷短偷長，做下私房，東三西四的寄開，又撒嬌撒癡，要漢子制辦衣飾與子。到得樹倒鳥飛時節，他便顛作嫁人，一包兒收拾去受用。這是木中之蠹，米中之蟲。人家有了這般人，最損元氣的。」又說道：「這女子嬌模嬌樣，好像個妓女，全沒有良家體段，看來是個做聲分的頭兒，擒老公的太歲。在咱爹身邊，只該半妾半婢，叫聲姨姐，後日還有個退步；可笑咱爹不明，就教眾人喚他做『小奶奶』，難道要咱們叫他娘不成？咱們只不作準他，莫要奉承透了，討他做大起來，明日咱們顛倒受他嘔氣。」夫妻二人，唧唧噥噥，說個不了。早有多嘴的，傳話出來。倪太守知道了，雖然不樂，卻也藏在肚裡。幸得那梅氏秉性溫良，事上接下，一團和氣，眾人都相安。

過了兩月，梅氏得了身孕，瞞著眾人，只有老公知道。一日三，三日九，捱到十月滿足，生下一個小孩兒出來，舉家大驚。這日正是九月九日，乳名取做重陽兒。到十一日，就是倪太守生日。這年恰好八十歲了，賀客盈門。倪太守開筵管待，一來為壽誕，二來小孩子三朝，就當個湯餅之會。眾賓客道：「老先生高年，又新添個小令郎，足見血氣不衰，乃上壽之征也。」倪太守大喜。倪善繼背後又說道：「男子六十而精絕，況是八十歲了，那見枯樹上生出花來。這孩子不知那裡來的雜種，決不是咱爹嫡血，我斷然不認他做兄弟。」老子又曉得了，也藏在肚裡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又是一年。重陽兒週歲，整備做萃盤故事。裡親外眷，又來作賀。倪善繼到走了出門，不來陪客。老子已知其意，也不去尋他回來。自己陪著諸親，吃了一日酒。雖然口中不語，心內未免有些不足之意。自古道：「子孝父心寬。」那倪善繼平日做人，又貪又狠，一心只怕小兒子長大起來，分了他一股家私，所以不肯認做兄弟，預先把惡話謠言，日後好擺佈他母子。那倪太守是讀書做官的人，這個關節怎不明白。只恨自家老了，等不及重陽兒成人長大，日後少不得要在大兒子手裡討針線。今日與他結不得冤家，只索忍耐。看了這點小孩子，好生痛他。又看了梅氏小小年紀，好生憐他。常時想一會，悶一會，惱一會，又懊悔一會。

再過四年，小孩子長成五歲。老子見他伶俐，又忒會頑耍，要送他館中上學。取個學名，哥哥叫善繼，他就叫善述。揀個好日，備了好酒，領他去拜師父。那師父就是倪太守請在家裡教孫兒的。小叔叔兩個同館上學，兩得其便。誰知倪善繼與做爹的不是一條心腸。他見那孩子取名善述，與己排行，先自不像意了。又與他兒子同學讀書，到要兒子叫他叔叔，從小叫慣了，後來就被他欺壓。不如喚了兒子出來，另從個師父罷。當日將兒子喚出，只推有病，連日不到館中。倪太守初時只道是真病。過了幾日，只聽得師父說：「太令郎另聘了個先生，分做兩個學堂，不知何意？」倪太守不聽猶可，聽了此言，不覺大怒，就要尋大兒子問其緣故。又想到：「天生佻戾逆種，與他說也沒乾，由他罷了。」含了一口悶氣，自到房中，偶然腳慢，絆著門檻一跌，梅氏慌忙扶起，攙到醉翁牀上坐下，已自不省人事。急請醫生來看，醫生說是中風。忙取姜湯灌醒，扶他上牀。雖然心下清爽，卻滿身麻木，動彈不得。梅氏坐在牀頭，煎湯煎藥，懇懇伏侍，連進幾服全無功效。醫生切脈道：「只好延捱日子，不能全愈了。」倪善繼聞知，也來看覷了幾遍。見老子病勢沉重，料是不起。便呼喚喝六，打童罵僕，預先裝出家主公的架子來。老子聽得，愈加煩惱。梅氏只是啼哭，連小學生也不去上學，留在房中，相伴老子。

倪太守自有病篤，喚大兒子去到面前，取出簿子一本，家中田地屋宅及人頭帳目總數，都在上面。吩咐道：「善述年方五歲，衣服又要人照管。梅氏又年少，也未必能管家。若分家私與他，也是枉然，如今盡數交付與你。倘或善述日後長大成人，你可看做爹的面上，替他娶房媳婦，分他小屋一所，良田五六十畝，勿令饑寒足矣。這段語，我都寫絕在家私部上，就當分家，把與你做個執照。梅氏若願嫁人，聽從其便。倘肯守著兒子度日，也莫強他。我死之後，你一一依我言語，這便是孝子。我在九泉，亦得瞑目。」倪善繼把部子揭開一看，果然開得細寫得明。滿臉堆下笑來，連聲應道：「爹休憂慮，恁兒一一依爹吩咐便了。」抱了家私部子，欣然而去。

梅氏見他去得遠了，兩眼垂淚，指著那孩子道：「這個小冤家，難道不是你嫡血？你卻和盤托出，都把與大兒子了，教我母子倆口，異日把什麼過活？」倪太守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我看善繼不是個善良之人，若將家私平分了，連這小孩子的性命也難保。不如都把與他，像了他意，再無妒忌。」梅氏又哭道：「雖然如此，自古道：子無嫡庶。忒殺厚薄不均，被人笑話。」倪太守道：「我也顧他不得了。你年紀正小，趁我未死，將孩子囑付善繼。待我去世後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盡你心中揀擇個好頭腦，自去圖下半世受用，莫要在他身邊討氣吃。」梅氏道：「說那裡話，奴家也是儒門之女，婦人從一而終。況又有了這小孩兒，怎割捨得拋他。好歹要守在這孩子身邊的。」倪太守道：「你果然肯有志終身麼？莫非日久生悔？」梅氏就發起大誓來。倪太守道：「你若立志果堅，莫愁母子沒得過活。」便向枕邊摸出一件東西來，交與梅氏。梅氏初時只道又是一個家私部子，原來是一尺闊、三尺長

的一個小軸子。梅氏道：「要這小軸兒何用？」倪太守道：「這是我的行樂圖，其中自有奧妙。你可悄悄地收藏，休露人目。直待孩兒年長，善繼不肯看顧他，你也只含藏於心。等得個賢明有司官來，你卻將此軸去訴理，述我遺命，求他細細推詳，自然有個處分，盡勾你母子二人受用。」梅氏收了軸子。話休絮煩，倪太守又延數日，一夜痰厥，叫喚不醒，嗚呼哀哉死了，享年八十四歲，正是，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三寸氣在千般用，一日無常萬事休。早知九泉將不去，作家辛苦著何由！  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